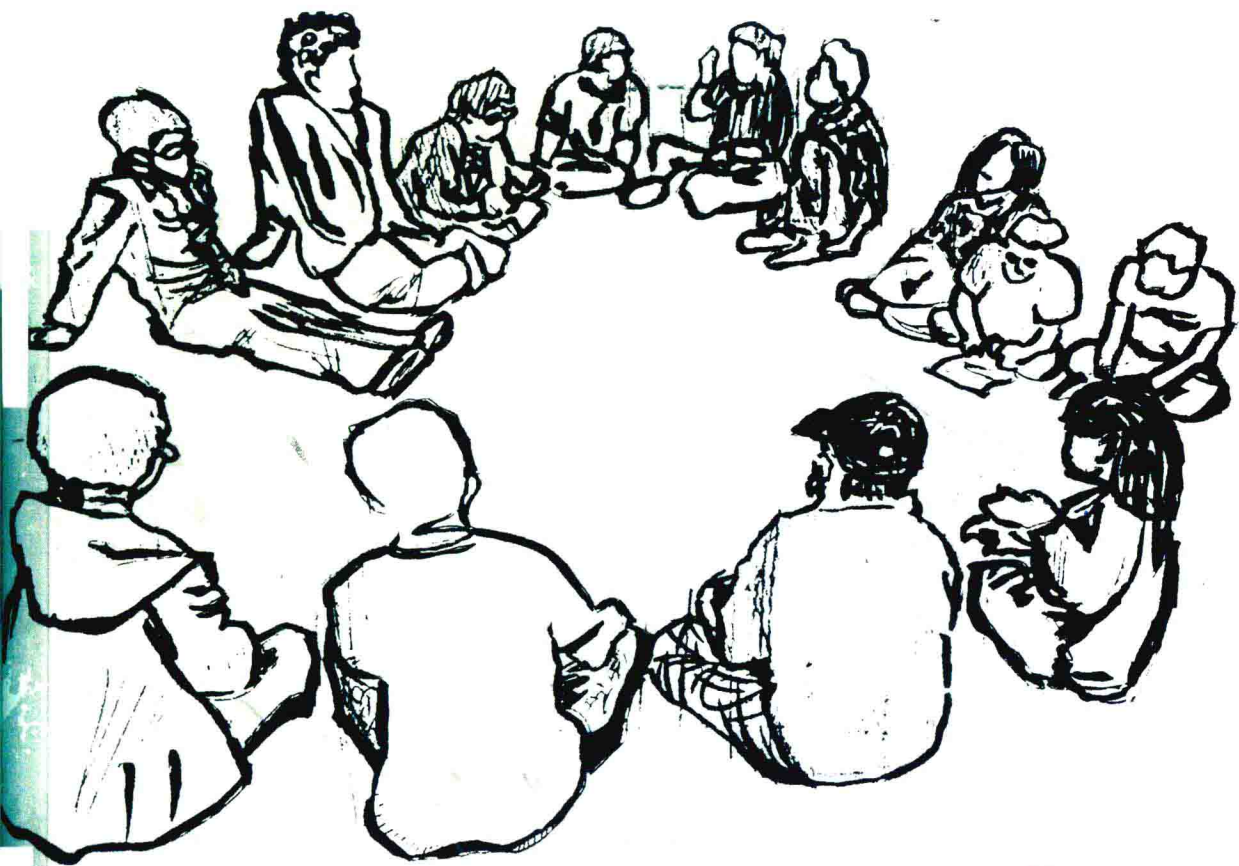


反戈一击

亚际文化研究读本

罗小茗——编



热风

热风 讲义与读本
主编 王晓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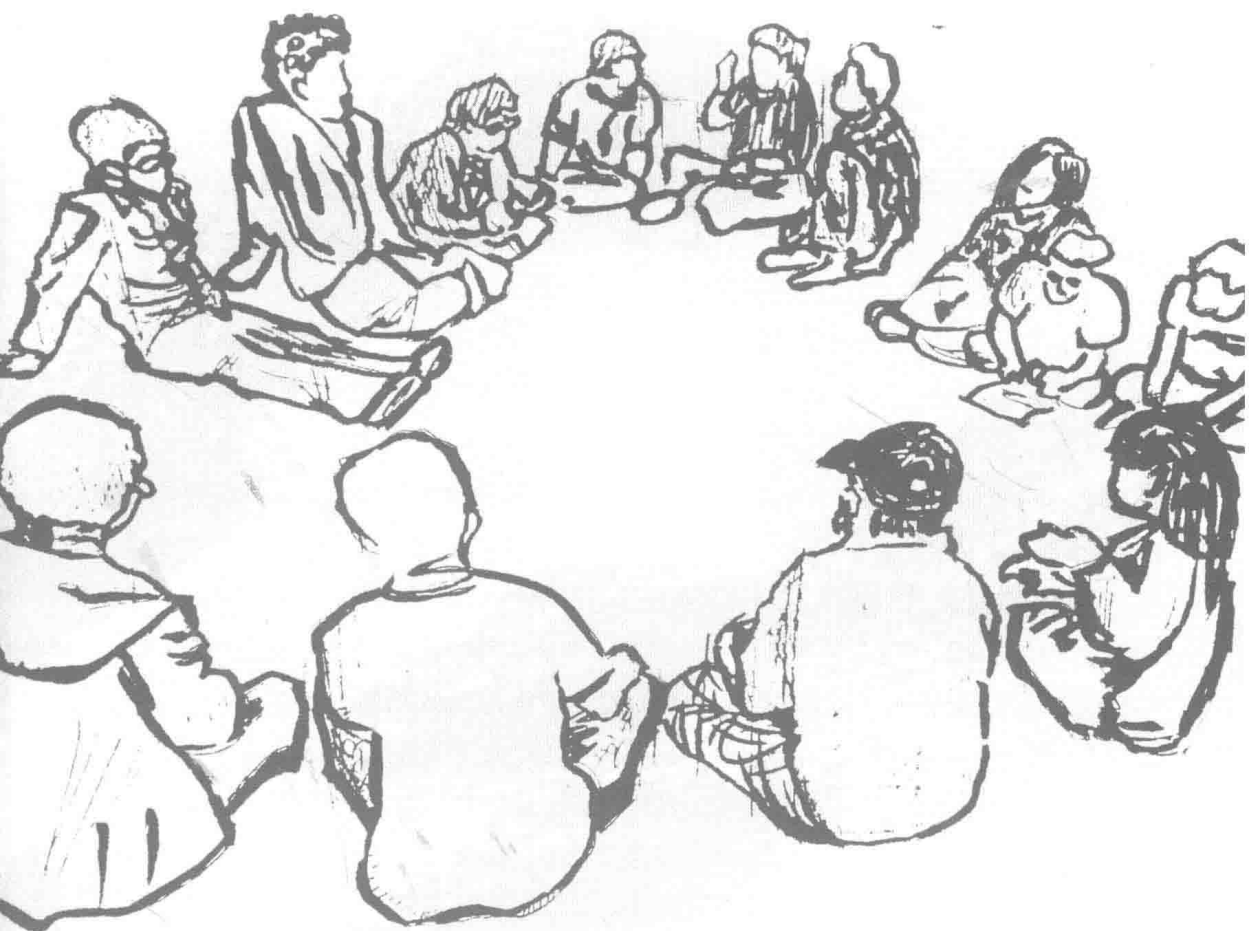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反戈一击

亚际文化研究读本

罗小茗 编



热风

热风 讲义与读本
主编 王晓明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 / 罗小茗编.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458-1756-0

I. ①反… II. ①罗… III. ①文化研究—亚太地区—文集 IV. ①G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1703 号

责任编辑 顾佳

封面设计 刘睿

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

罗小茗 编

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6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756-0/G·143
定价 128.00 元

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便有新气象。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一、活生生的“亚际”

最初听闻“亚际”（Inter-Asia），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那个时候，21世纪刚刚开始，“9·11”还没有发生，大学还不知道自己会搬迁到郊区，中文系的学生们，仍徜徉在鲁迅振臂一呼过的礼堂和《子夜》描述过的丽娃河之间，固守着自己的“鄙视链”；计量与考核的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在大学里招募大批的信徒，大学和每一个人都必须国际化的意识，也没有那么炽烈。就在这种散漫、自由也因此不知道应该做点什么才好的气氛中，一位叫做陈光兴的台湾教授，突然出现在那间小小的、因堆满书柜而显得杂乱而拥挤的会议室里。那是一个略显阴沉的下午。因为不是教室，也就没有什么黑板，唯一有的是一块临时搞来的小白板。这位教授，以他特有的手舞足蹈，画出勉强能看明白的台北、上海、北京、香港、东京、首尔、加尔各答……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些地方应该串联起来，成为“亚际”。地图成型的那一刻，已是黄昏时分，却突然有了太阳。于是，一抹淡淡的阳光打在“地图”上。想来那一天，他一定讲了更多的什么是“亚际”，为什么要“以亚洲为方法”之类的事吧。然而，对我来说，记忆里最鲜明的，不是那些道理，而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阳光打在一张奇怪的“地图”上，“地图”旁站着一位精力旺盛、踌躇满志的“怪叔叔”。

这便是我和“亚际”最初的遭遇。或许这样一个具体而形象的开始预示着，此后

十多年，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以及对此感到兴味的年轻人的生长过程中，“亚际”将以这一特别的方式在场。因为自那之后，陆续便有来自新竹、香港、冲绳、首尔、东京和加尔各答的朋友，讲他们的思考和那个他们眼中正在起变化的世界；有专为年轻学生举办的各类暑期班和联合课程，拉着大家在亚洲的地界上跑东跑西，“在地”一把；又有定期的刊物、会议和工作坊，把人拢到一起，碰撞、“吵架”，喝酒、“和解”。以此面目出现的“亚际”，既非绕口的字句、抽象的概念，也非课堂里的正襟危坐、暗暗较劲，而是充满了情感的个体、场景、事件、论争，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看见”与彼此“惦记”。

于是，对我来说，“亚际”是白元淡老师宽厚的肩膀，哭泣时最好的依靠；是梅根（墨美姬）永远的兴致勃勃；是 Grace 的高效干练、以一当十；是 Ashish 令人眩晕的印度英语；是慢悠悠的陈清侨茂密的大胡子；也是专心致志的池上胡乱扣起的衣扣。“亚际”是 2007 年的圣勋说“小茗，明天的发言，我好紧张”，是 2015 年的圣勋，在商量“热风学术”会议前，自告奋勇弹唱的那一首歌。“亚际”是新竹的小酒摊，是花枝丸和空酒瓶，是光兴老师对老板大声说，“她，上海来的”，老板则回答，“我的女儿在上海工作噢！”“亚际”是一群马来人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人开会，现场忽然用粤语热烈争论起来，听不懂粤语的我，感到的满满的错愕与惊讶。“亚际”是最初亚洲其他城市让人咋舌的物价，大陆学生的囊中羞涩，也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抱怨上海的物价，觉得“来不起上海”。“亚际”是亚洲各地的文化研究者跑来向中国大陆的同行“讨债”，提出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嫌弃”我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检讨工作，大大落后；也是我们对于那些“想当然”的批评予以反击，在焦虑和反思的夹击中，还之以一个我们理解的“中国”。

几乎同一时段，中国的大学开始了“争创一流”的国际化征程。回顾起来，彼时懵懵懂懂，只想“更好玩一点”的我们，正是被这些里里外外的力量推动着，忙碌起来，却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正在加入和经历的，实际上是活生生的“亚际”与由官方校准的“国际化”之间那一场漫长的较量。

二、“看见”之后

过分美化这个磕磕绊绊地“相互看见”，终于“彼此惦记”的过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毕竟，亚洲各地的经济、历史、文化政治状况与连带关系，与人心一样，凹凸

不平，起起伏伏。至今记得，2006年的冬天，博士论文写到一半，正是艰难的时候，却被王晓明老师派去首尔开会。那时，恰逢第二年亚际文化研究年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亚际”的老师们别出心裁，在大会之前设置了为期一天的“青年场”（pre-conference），让我们自己玩。具体的做法，是研究生们组成委员会，共同决定“青年场”稿件的取舍，组织这一日的学术活动。于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天南地北，新竹的Emma（纯瑀），香港的小岛，东京的小泉，上海的小茗，以及本应是东道主，却因在日本掉了护照只能临时找朋友代为出席的韩国同学，大家挤在光州的一间小旅馆里，像模像样地“工作”起来。在决定一组中国大陆的投稿时，有人提出拒收，理由是这样的城市空间议题已经过时了。而我只能用蹩脚的英语据理力争，强调城市化 and 空间生产的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说正当其时。就这样，彼此争执了好一会儿，方才决定录取。那个panel的内容，没多久便忘记了。念念不忘的，是这个争执的场景和当时心里的复杂感受。

彼时的世界图景，还不是2008年之后的模样。对中国大陆而言，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仍是有待接轨的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也刚刚开始。尽管“亚际”的野心，是要通过亚洲各地区彼此之间的“看见”，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参照和自我理解，打破“先进”与“落后”的桎梏，打掉由欧美学界遥控垄断的判断标准，但要实现这一点，却远没有那么容易。这是因为，理念与行动之间的转换，仍有待时日，参与者自身要破除惯性，理解对方的“想当然”，更有很长一段路有待摸索。更多的时候，即便是自认为揣满了友爱和善意，彼此真正“看见”的瞬间，却也可能是忽然降临的疏离、轻慢、自满、大惊小怪，乃至过分自尊。

对我来说，光州小旅馆里的争论，正是这样一个忽然“看见”的瞬间。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勉力趋新，在骨子里认为“新的总是更好的”，且以这样的心思去打量世界，判断高下，既有害怕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卑微，又由此生出对更“落后”者的轻视与冷淡。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例外。也许，只有在“亚际”的框架内，这样彼此“看见”过，才会意识到，去正视这一类新/旧的说辞以及潜藏其后的卑微与轻视，替之以相对中等的态度——既非理所当然，也非刻意反其道而行之，对大家来说，都是这么的不容易。并且，这样的遭遇，也不会立即诞生一种所谓的“正确”态度。更多的，倒是一份情感上的警惕。比如，等到之后看到越南来的投稿，发现自己的第一反应居然也是“这样的研究有点过时吧”，此时生出的，就是对自己的不满意和对这个反应的大大的怀疑了。

在我的理解中，这就是“亚际”创造的彼此看见与相互参照。它从不担保友谊与美好，离很多人担心/憧憬的“大同”，更是遥远得很。许多时候，“亚际”是在这个纷乱下坠的世界中，把青年人之间展开思想交流的现实基础，努力夯实，以便每一代的后来者，在除却幻象之后，果断地去承担自己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这一夯实的过程，既不“高大上”，也无从保证结局的圆满。然而，通过彼此看见而意识到的自身位置与身心结构，对此展开反思和厘清，却是“亚际”夯实与站稳的第一步。如果说，一开始，身处其中的年轻人难免将信将疑，在这些不够圆满的过程中徜徉或抱怨的话，那么，慢慢地，便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身体感觉、个人情感和思考意识，已不知不觉卷入其中，被这一过程重新编码。

比如，就在前几天，一位认识了很久的台湾朋友告诉我，2007年她们因亚际的“青年场”来大陆时，最大的感受是，“原来大陆人长这个样子”。在今天听来，这个遭遇的起点，还真是有点“low”，一点都不学术。这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世界还不是平的，彼此间仍有缝隙，让人继续怀揣对他人的奇异想象。然而，也就是这几位前一年还在讶异“大陆人面目”的台湾同学，在上海参加过暑期班后，隔年便在台北“自食其力”，把大家组织去一个废弃的游乐园参加夏令营，邀请年轻的研究者和研究生们参加。他们自己写提案，自己找钱，自己安排议程，也自己跑“外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开始发现，要让“彼此看见”得以发生，原来要经过那么多科层化的手续与人事，这背后是满满的曲折的“政治”。即便是拿到了所有的公文，也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本来，受邀前去的大陆同学不少。可在申请手续的道道关卡之下，如约前去的人越来越少。等到最后，只剩下了三位。更没想到的是，最先要入台的那位同学，在香港机场转机时被告知，必须等到通关文件上所有人员到齐，方能过关。于是，他只能在机场板凳上过了一夜，静候其余两位的到来。当时，这位同学，年纪轻轻，却意外地留着一大把络腮胡子。等我第二天在候机大厅找到他的时候，第一眼的反应是，“这些胡子不会是一夜之间愁出来的吧”？

多年之后，我们会时不时地怀念这场游乐园里的夏令营，感叹当时彼此之间的“无知”、“相敬如宾”和“大惊小怪”。也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我们很难再把“亚际”视为安排好的理所当然。显然，在与官方校准过的“国际化”的这场较量之中，除了老师们的鼓励、年轻人对“别样之地”、“他乡之人”的好奇与热情之外，“亚际”没有其他保驾护航的法器。政策、行政、官僚、人事、财务，总是有各种理由跳出来捣乱添堵，而我们自身的自以为是、理论崇拜、知识（特别是书本知识以外的其

他类型的知识)匮乏、“优等生”心理,以及抗压能力不足,也常常会对它发起突袭。然而,这些不足,又恰恰是亚际继续充满活力的缘由。在磕磕绊绊、远远不那么美好的遭遇中,给了青年人无处不在的机缘,去锻炼一种更加稳定和健康的精神状态。

三、“旧垒”与“新气象”

在某种意义上说,亚际文化研究读本既是这个活生生的“亚际”的一部分,也是为这一类“遭遇”更鲜活持续地发生而准备的知识上的条件。

自2008年以来,两年一届的暑期班(summer school),由参加亚际机构联合体的大学轮流主办,已经进行了六期。在此过程中,发现的一大问题是,亚洲各地的学生,往往“自带”西方学界的理论资源、话语方式和对本地经验的兴趣。然而,在此之外,对其他社会中既有的思想文化脉络,以及正在发生的研究状况,则普遍缺少了解和学习的路径。这一状况,显然是受制于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图景和可能的交流语言。不同语言和版本的亚际文化研究读本,则是针对这一状况,为建立一个亚洲不同社会之间可以分享与“对视”的知识谱系,做最初步的工作。

2015年,受亚际文化研究机构联合体的委托,由特贾斯维莉·尼南贾娜教授和王晓明老师主编的《Genealogies of the Asian Present: Situati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作为亚际文化研究读本的英文版出版了。《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同样是这一委托的产物。不过,中文版的读本,并非英文版的照搬翻译,而是根据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需要,重新挑选和组织的结果。在这里,也就有必要说明一下,什么是编者研判的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需要。

首先,对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和新兴的文化研究领域而言,“亚洲”,乃至在此基础上推进一步的“亚际”,并非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整体而言,在世界格局正迅速发生变化的时间节点上,比照框架的改变,知识谱系的调整乃至“国际视野”的重新调校,正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近年来,随着孙歌、陈光兴等老师的推介,竹内好、沟口雄三、新崎盛暉、陈映真、白乐晴、查特基等思想者,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阅读。然而,随着中国崛起,这些改变的发生,是将更加自觉从容,还是越发局促困难,这一点却远不是那么清晰的。如何思考何谓“亚洲”,不仅急需了解在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早期思想者对于文明和国家的态度,也需要洞悉进入21世

纪以来，亚洲各地正在遭遇的变化。不仅需要从受侮辱和受损害的角度去理解“国际”，也需要从那些似乎富强起来或富强过了的国家与地区的现状，去把握中国当前的位置。或许只有如此，方能回答在中国最贫弱的时候，孙中山提出的问题——“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因此，读本中的第一辑和第二辑的内容，便明确围绕这一需求展开。

其二，在此过程中，什么是文化的作用？或者说，在社会文化的巨变过程中，文化是如何积极/消极地参与和推动这一重构的？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这无疑是最核心的问题，却很难说在中国大陆得到了持续的关注。这或许与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引进、推介和就此展开批判的现实脉络相关。从早期的符号学操作，到对政治经济学的强调，再到对于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青睐/“嫌弃”，作为一个不断检讨，因而极有动力趋新的研究领域而言，文化研究总是希望找到更合适的理论工具和思考方法，去思考和介入当代思想文化的生产。然而，这一心急火燎的过程，也往往使得“文化”如何在社会巨变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失去准心。更多的时候，“文化”看起来像是在思考开始之前就已经被设定完毕的武器，以便研究者拿来跃入现实阵仗，挥舞一番。于是，在这场看起来很热闹，而且恐怕会越来越热闹的战事之中，作为武器的“文化”，到底如何在这个社会里生成和成立？为什么偏偏是武器而不是桎梏？它被审视、珍惜或摒弃的缘由是什么？它究竟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篡改或创造？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常常阙如。第三辑“文化的力量”，便提供了“亚际”范围内，这一部分的相关思考。而其他各辑中，也不乏可以从这一角度获得借鉴的文章。比如，南迪的《确信的曙光》、莎拉·雷蒙的《在全球经济的子宫里》、阿西什·拉加德夏沙的《何时宝莱坞？文本分歧与历史分歧》等。

其三，如何摆脱过于厚此薄彼的“文本”选择？对中国大陆文化研究而言，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开始的这一研究思路，存在着一个先天的不平衡。那就是，过于重视狭义的符号化的文本——文学、影视作品、广告，等等，而对于实际的城市空间、社会事件、市场机制、认同模式等广义的社会文本，既缺乏兴趣，也缺乏观察、分析和把握的能力。这种先天的不平衡，既导致由对符号学的批评而来的“政治经济学”调整，常常变成了相对简单粗暴的阶级划分，文化在这一划分中被取消了位置；也使得原本应该是看家本领的符号分析，在失去了广义的社会文本支持的情况下，难以维系其应有的政治维度，退化成了学院式的技术操演。当前，随着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人的加入，这一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如何更好地协调不同

的文本类型，使之相互支撑，形成更为整体性和有生产性的思考，这一问题仍然十分紧迫。针对这一状况，读本既编选了一组将城市作为一种媒介/文本展开讨论的文章，也提供了对诸如“世界杯的女性化”（《2002 世界杯足球赛的“女性化”和女性“粉丝”》）、日本临工运动（《让我们活！日本临工运动的培力和生活修辞》）等广义的社会文本展开考察与研究的范例。

其四，与第三类问题相伴随的一个表现，是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对于制度、政策的忽视。尽管在研究“过去”时，把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文件纳入视野，已经蔚然成风，但在研究“现在”时，这样的习惯，还远没有形成。其中的缘由，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虽无一不受制于这些官方文件，被其指导或规整，但“名实不副”的大量存在，往往让生活于其中的研究者，对之产生轻慢之心。另一个是，事关制度政策的文献，大多枯燥，越是当代，越是官气十足，阅读和视听起来，自然没有小说、电影那样令人愉悦，容易产生兴味。而在这之后，实际上是所谓的“兴味”和文化研究所欲正视和勾勒的“现实”之间，究竟应该是何种关系的问题。至此，当我们鼓励学生，要按照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兴趣，去发现和思考现实的时候，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恐怕是，当依据兴味的探索，终于挖到了制度和政策的高墙之下的时候，下一步的突围，应该如何进行？对此，读本选择了一些侧重于制度、机制和法律条文的研究，以供参考。比如，项飏对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机制的讨论（《劳工移植：东亚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和“点对点”式的全球化》）、何春蕤对台湾的立法和媒体何以生成娇贵化主体的回顾与批判（《公民情感的娇贵化与新兴民主的治理》），以及王晓明对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高校体制内遭遇的建制问题的思考（《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等。

其五，如何展开对于文化的流动性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流动，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无论是早先的“哈日”“哈韩”、如今印度电影在中国院线的傲人战绩，还是中国游戏业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渗透，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流动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与文化之间相互牵制、彼此支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使得当代的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不再是一国之内的事业，而势必隶属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基于既有的体制磨合而成的一套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庞大的国际机制。正是这一机制，一方面使得“丧”和“小确幸”这样的命名，通畅地流动在亚洲文化圈内，引发新一轮的商机；另一方面，这些命名也经由这一机制，在流通过程中被持续地填充、改写和进一步传递扩散，引导不同社会状况里的年

轻人对于自己的状况，做出判断和思考，遥相呼应。至此，如何把握在此过程中，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年轻人的力量、视野和新的可能？对于这一点，“亚际”的“彼此看见”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解释框架？显然，这一部分的工作刚刚开始。目前看来，也是文化研究所能提供的整体性理解中，最落后于现实的部分。就此而言，《K-pop的亚洲化：在泰国青年中的生产、消费与认同模式》、《印度二线市场中的香港动作电影》等文章，做了别具意义的尝试。

最后，是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对于表达形式的“不假思索”。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人的手中，一板一眼、注释规范的学术论文，似乎正在成为文化研究最自然的表达形式。然而，不得不指出，这一变化，既是学术体制变革的一个结果，也是文化研究需要定睛思考的越来越铁板一块的现实的组成部分。这一变化的利弊是非，此处无法展开详细的讨论。只想通过几篇选文，比如，《学做工：研究所的论文指导与学术工作》等，提示文化研究理应具备的对表达形式的更为深入的思考。希望这一类模样特别的选文的存在，可以为今后更多的文化研究式的表达，埋下一点伏笔。

眼前的这一读本，是根据以上六类需要，选编而成。凡没有注明出处的文章，都是来自读本的英文版。其余的文章，则是中文版读本特有的内容。整个读本分九大专辑，每一辑旨在提出一个值得文化研究特别关注的核心议题。这些专辑，有些和上述“需要”彼此重叠，有些则同时肩负回应几种不同“需要”的职责。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个读本中，性别研究并未成就一个专门的议题，而是被分散到了不同的问题之下。这并不意味着，性别议题不重要，而是说明，按照专辑来读，实际上只是对读本的一种使用方法。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使用者在此之外，通过自己的问题——既可以是文化研究的理解，也可以是对自身学习的设定，将读本内的选文，重新排列组合，使它们在被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新的结盟方式。

四、历史的“一页”

如今，那些经由“亚际”而认识的朋友们，彼此聊天时，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便是，对于成长于斯的“亚际”，我们这一辈人究竟可以做些什么？在此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尽管各地的状况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经由上一辈人的努力，文化研究在亚洲经历了将近20年的引介、推动与建制的兴盛。在此之后，特别是当社会形势普遍

右转、各种体制内外的可能性一再紧缩之时，各地的文化研究可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彼此合作与遥相呼应？

2018年8月，由ACS和上海大学合作举办的第12届世界文化研究双年会Crossroads将在上海召开。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从大会收取稿件和招募志愿者的状况来看，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和扩散程度，大大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期，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和青年学生正汇聚于此。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可以鲜明感觉到的，是近十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和热衷于智库建设的大潮之下，研究“文化”正在成为一桩热门生意。如果说，文化研究在大陆初兴之时，彼时的政府正疏于对文化议题的兴趣和理解，一门心思搞经济的话，那么现在，政府越过资本，直接干预和争夺对于文化的定义，已成定势。

于是，一方面，跨学科的研究被积极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日益吃香，另一方面，却是理论和研究思路越发趋同，学术科层化越来越严重。在这样一个学术环境再次急速变动的时代里，保持一种批判的思想特质，赋予其有效的传递和扩散形式，正变得越来越艰难。在这一新形势下，“亚际”的联合，对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意义，便不仅指向一种另类的“国际化”，意在锻造不同寻常的国际视野，同时也指向依靠不同社会间的对视和联动，持续制造一种无从驯服的气质的组织方式。在这一意义上说，如何保持“亚际”既有的知识生产和组织方式，乃至创造出更新的积极形式，也就成为后一代人的任务。

大概两三年前，尽管大多数选文还未确定，我便早早定下了亚际文化研究读本的书名——“反戈一击”。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在进化的链条上，所有人都不过是中间物。而文化研究者，大概算得上是这个变动的时代制造出来的半新半旧、无所适从的中间物中一类特殊的物种。然而，真正的致命一击，却也只能在这半新半旧之中酝酿和发生。就此而言，在读本内外、“亚际”周遭，所发生的一切阅读、思考、研究乃至组织工作，既是半新半旧者们书写的历史，也是为反戈一击做着绵延的身体、情感、思想和心力上的准备。

显然，较量远没有完结。“亚际”的这一页，还有待我们定神书写。

在此，特别感谢诸位作者的慷慨授权。感谢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任务之外，承担读本翻译和校对工作的朋友：金莉、沈清、陈密、郑圣勋、刘洁莹、谷李、王福艳、吕霞飞、高允实、王欣然、章玉萍、杨骏骁、张淳、许多、张潇潇、李辉、刘

杰尘、毕文灏，是他们让读本最终成型，让知识的流通更为顺畅。感谢在编选过程中，提出建议和意见的各位师友，上海的王晓明老师、新竹的刘雅芳、台北的王智明、北京的张淳和姜亚筑、首尔的延光锡和曹铜元，没有他们的帮助，读本不会以现在的面目出现。

最后，读本的疏漏和错误，由编者负责，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2018年3月20日初稿

2018年5月15日修改

目 录

序	1
一 何谓“文明”	1
印度自治（节选）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2
俱分进化论	章太炎 12
论爱国心（节选）	幸德秋水 18
二 何谓“亚洲”	29
“亚洲”作为方法（节选）	陈光兴 30
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	孙 歌 63
三 “文化”的力量	89
文化为何重要：对女性主义政治语言的反思	特贾斯维莉·尼南贾娜 90
地方狭隘主义的未来：全球化、《古惑仔之四》以及屯门的电影研究	墨美姬 99
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及回归？廓清理论与政策再思考	江莉莉 118
四 民族主义与现代性	139
确信的曙光：世俗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去文化的面具	阿希斯·南迪 140
围困下的解放：美国的军事占领与日本的妇女解放	米山丽莎 160

五 主体性的生成	183
2002 世界杯足球赛的“女性化”和女性“粉丝”	金贤美 184
公民情感的娇贵化与新兴民主的治理	何春蕤 196
在全球经济的子宫里：《孩子》和跨国想象的建构	莎拉·雷蒙 212
让我们活！日本临工运动的培力和生活修辞	卡尔·卡塞格 234
六 流动中的文化生产与消费	259
何时宝莱坞？文本分歧与历史分歧	阿西什·拉加德夏沙 260
K-pop 的亚洲化：在泰国青年中的生产、消费与认同模式	乌汶叻·希里玉瓦沙、申铉准 276
亚际比较框架：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后殖民电影中的历史学	金素荣 308
印度二线市场中的香港动作电影	S.V. 斯瑞尼瓦斯 326
七 媒介/城市	359
钱之重要：文化身份认同与现代化	梅拉尼·布迪安塔 360
遗迹的市场，或者文化城市的破坏	吉见俊哉 370
民族主义都市主义何去何从？	
——苏迪雅梭市长主政下的雅加达的公共生活	阿比丁·库斯诺 384
十年之城：南海互联网发展的公与私	邱林川 410
八 工与农	429
劳工移植：东亚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和“点对点”式的全球化	项 飙 430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卢晖临 潘 毅 446
以农之名：台湾战后农运的历史考察（节选）	陈瑞桦 467

九 回归教育	503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王晓明 504
文化教育中的叙事与表演行为：作为批判性交流的写作教学	陈清侨 罗婉芬 518
学做工：研究所的论文指导与学术工作	蔡如音 536

一 | 何谓“文明”

印度自治（节选）

俱分进化论

论爱国心（节选）